

記得初相遇

唐德剛 文 ● 李銘龍圖

——一個發生在抗戰初期的故事

(本文插圖刊58頁)

獨身姥姥麗質天生

是七十年代底夢境？
還是三十年代底真情？

這座「留侯舊廬」是當年縣城中有名的「張家花園」。那推着一輛腳踏車，在門前拍環叫門的青年林文孫則是「省立臨時中學」，高中三年級理科的學生。他在我軍從淞滬戰場撤退時，新從杭州輟學還鄉，轉學入新辦的「臨時中學」。這次是他姥姥託人到學校叫他來的。——姥姥就住在這座花園之內。

這兩扇黑漆大門迥然開了，開門的是一位六十開外的老人。他滿面皺紋，像一塊乾了的番薯。兩腫疲憊的眼睛，看來已黑白難分。他底鼻孔和幾根白鬚鬚之下的嘴巴，也顯得黑黑的——那黃得發黑的牙齒，已不剩幾顆了。灰白而蓬鬆的頭髮上戴了頂舊毡帽。身上的灰棉袍，補了些不規則的黑補綻，看來髒兮兮的。他手裏拿了支短短的旱煙桿，看到這青年訪客，倒笑臉相迎。

「十三太」青年問他說，「姥姥在家嗎？」
「啊，三哥兒、三哥兒，」老人說，「四老爺在後面整行李；葉省長小姐在幫她忙呢。」

說着老人便把那笨重的門閂取下來，讓文孫把自行車推進去。文孫推着車繞過那有個大「福」字的短牆，牆後便是一面長方大院落。院子左邊有棵合抱的大柳樹，圍繞着樹根則是一圈板櫟供人憩息；右邊是一些矮樹和花草佈置的小花園，園內還有個小涼亭。

這院落中間是條磚鋪的通道，直達正廳。這正廳三間共有十八扇樞門，前有走廊。走廊之前，則是個與簷相齊的紫藤花架。廳堂兩端也各有住房一間。

文孫把車子推到走廊上架起，乃走入廳堂，繞過雲母屏風，走入後進。

這後進是個帶四面走廊的四合院。正面是一間堂屋，兩邊是各有睡房加套房，兩廂則各有廂房兩間；而靠正廳那一邊則只是一條走廊一面牆，有個石庫門，沒有房間。這天井院中有兩棵樹和一些盆景。靠左是一棵桂花樹，冬日只見枯枝；靠右則是棵黃梅。這時正繁花滿樹，清香四溢。

文孫循着有紅欄杆的走廊，走向右廂房，只見走廊上的窗子開着。姥姥和另一個青年女子正在一面說話，一面檢行李。

「姥姥！」文孫隔着窗子叫姥姥一聲。

「文孫，你來啦！」姥姥轉過身來，含笑歡迎着姪兒，走入室內。

姥姥看來三十上下，鵝蛋臉兒。眉目秀麗，唇紅齒白，她笑起來腮上還有個酒窩。頭髮梳向後面歪着打個結，插了支小金梳子，耳上戴兩顆小珍珠。她穿着件藍綢狐皮袍，外加陰丹士林布罩袍，平底絨鞋。淡淡梳粧、柔和聲調，每使文孫覺得姥姥這位音樂老師，比上海一些濃粧豔抹的電影明星還要美得多。

奇怪的是，這樣美的姥姥，却偏要抱「獨身主義」。三十上下了，還不結婚。所以家中佣人叫她「小姐」也不好；叫她「姑奶奶」、「姑太太」都不好——只好叫她「四老爺」。

「文孫啊，」姥姥柔和地說，「你爸派人來接我到山裏去，明天就走，所以我託人叫你來談談——現在警報太多嘛，鬼子太可怕。」

「我爸爸人來了嗎？」

「你爸派徐班長帶轎子來接，現在住在『倉房』裏，我叫他們明天來——到貓耳尖要走兩天呢。這年頭，真過够了……」姥姥有點感歎。

「姥姥，」文孫問道，「你這些書籍和提琴，都帶去嗎？」

「那能帶那許多，」姥姥說，「提琴帶着；書，檢檢嘛——所以我叫小瑩來幫幫忙……」說着姥姥便回過頭去叫那女孩說，「瑩瑩啦，過來——這是『臨中』學生，我三姪林文孫。」姥姥又向三姪說，「這是小瑩，葉維瑩，我藝術班上的學生。她現在在『政宣隊』。」

「林先生，久仰了。」小瑩說畢低頭嫣然一笑，臉也顯得紅了一點。

「葉小姐，您好！」文孫也說一句，但是却看不到對方的眼睛了。文孫被她這低頭不語的神情，弄得有點心跳加速，神智恍惚——他覺得這少女真嫵媚。他底「臨中女生部」也有女同學兩百餘人，竟然沒有一個人能使他有這樣感覺的。

瑩瑩之美驚人發現

小瑩這時穿的是一襲草綠棉軍服，腰繫皮帶；腳上則穿一雙白布鞋，頭上戴頂軍帽。她長髮披肩——因為她是演員，頭髮是在特許下留長的。這一撮青絲之細軟光滑，也是文孫這位「哥兒」，一生所很少見到的。文孫在小瑩清秀甜蜜的眉目五官之間也看不出絲毫他所認為的缺陷——姥姥所保存的古希臘女神的石膏塑像，對他說來似乎也沒有小瑩那樣完美。我國古文學上對美女的形容辭，什麼明眸皓齒、閉月羞花等等，似乎也無法形容他這利那之所見。他尤其覺得小瑩手腕和頸項之白嫩潤滑，簡直有衝棉欲出之勢；加上個修短適中的身材，就真的增一分則長，減一分則短了。她那甜蜜的聲音，和脈脈無言的嫵媚之情，真是使文孫澈底解除武裝——生為一個大

家庭出身的小花花公子，文孫所見的美女，也可說是盈車滿屋了，但他總覺得這些美女——包括電影銀幕中和畫報封面上的美女——總都有或多或少「缺陷」，而在他看來，缺陷全無的，竟然只有姥姥這個學生「瑩瑩」了。——真是個驚人的發現。

「姥姥，」文孫不好意思多看美女，乃轉身又向姥姥發問道，「你那小兔子怎麼辦呢？也帶去嗎？」文孫笑着，在地下四處張望，找那隻小兔子。

牠最後給小瑩找到了。小瑩把牠抱起來，玩牠的耳朵，摸牠底毛。

「小兔子，我不能帶你去了，」姥姥把小兔子自瑩的手裏抱過來，說，「山裏狼太多，連鷄都不能養，哪能帶牠去呢。」

「那小兔子，你怎麼辦呢？」文孫也可憐小兔子，乃從姥姥懷中把小兔子抱過去。

「我叫瑩瑩每天來一次，餵餵牠嘛。」姥姥說。

「哎呀，文孫，」姥姥忽然又摸摸文孫的手，驚訝地說，「你手這麼冷！」她又轉身問小瑩說，「水壺內還有開水嗎？沖杯熱茶給文孫喝。」

「開水沒有了呢。」小瑩推一推熱水壺。

「真要命，」姥姥說，「汽油爐又神秘失蹤……瑩瑩，叫文孫陪你到南門老虎灶去買壺開水，泡壺茶大家喝喝，暖和暖和。」

「我一個人去就夠了嘛！」小瑩說着便取出大銅水壺，並自抽屜內取了幾個銅元，預備就去。

「瑩瑩，你提不動，」姥姥說，「叫文孫陪

你，替你提。」

「姥姥，我去嘛，」文孫說，「葉小姐，您再去了。」

「你單獨去不行，」姥姥認真地說，「老虎灶那王禿子鬼得很——水八成開，他就賣了。只有小瑩去，才能買到那井確裏的全開水。」

「爲什麼他只賣全開水給小瑩呢？」文孫有點不解。

「王禿子看街頭戲，認識了『香姑娘』嘛！」姥姥說着不免好笑起来。

「瑩瑩啦，」姥姥又告訴小瑩說，「還是你和文孫一起去！」

二人遵命，乃由文孫接過銅壺，一道去買水了。

二人提着水壺走出前廳，小瑩一眼便看到走廊上那輛閃閃發光的，英國製「三槍牌」全新腳踏車，不免一楞。她知道這車子是文孫的。心想，從西門大街去南門還有一段路呢。如果文孫騎着車子帶她去，多方便。她想到這兒，臉一熱，連車子也不敢看了。

奇怪的是，文孫見到車子，也靈機一動，作出同樣的構想，心裏癢癢的，但是嘴裏却不敢說出，也就算了。

那原坐在門房抽旱煙的「十三太」，早就看到二人出來，乃立刻把門打開，門闌也取下，自己站在一旁等着。當二人走入開門時，老人口中唸唸有詞：「三哥、三少；葉小姐、葉姑娘，省長小姐……」像唸佛一樣地叨咕着。

「公公，謝謝您開門。」小瑩感激地道謝一

句。

「哪裏敢，哪裏敢，」老人鞠躬如也地叫着

「省長小姐，省長小姐……」一直送到門外。
文孫和小瑩並肩而行，從西大街轉「之字巷」向南門大街走去。二人脈脈無言很久，文孫才想出幾句話來。

「葉小姐，您是我姥姥的學生嗎？」

「叫我小瑩嘛，」小瑩羞澀地說，「省女師音樂班、繪畫班上林老師的學生。」

「您上過我姥姥幾年課呢？」

「高、初師都上過。」

「那您認識我姥姥四五年前了？」文孫說。

「不止呢，」瑩說，「我生下地，林老師就認識我。我小時候叫她『乾爹』呢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？」文孫有點奇怪。

「我還未出世，我爸爸媽媽就認識林老師——同鄉關係嘛。」

緊急警報天崩地塌

小瑩的爸爸媽媽認識姥姥？文孫心頭暗想。她爸爸是「葉省長」，怎麼未聽人說過我們家鄉也曾出過一位葉省長呢？文孫對民國政治掌故不熟習，也就未便多問了。

「我姥姥認識你家那麼早！」文孫又補充一句。

「那時林老師在讀省女初，我爸爸在省府，」瑩說，「媽那時常請林老師到我家吃飯。我出世後就做林老師乾女兒。」

「啊，姥姥倒未向我提過呢。」文孫說着，

心中也在暗想葉省長可能是爸爸或爺爺的朋友，所以又補一句說，「真可惜，我們以前都未見過。」

「但是我們都知道你呢！」瑩說。

「怎麼會呢？」文孫有點奇怪。

「林老師把你給她的信給我們看，」瑩說，「還有照片和英文作文——英文作文看不懂——老師好喜歡你呢。」

「噢，」文孫笑着說，「我有四個姑媽，四個姑媽都喜歡我——四姥姥尤其喜歡我。」接着文孫又問小瑩，這次為什麼不進「臨中」，而要進「政宣隊」呢？

「臨中十六塊錢學費太貴嘛！」小瑩說。省長小姐嫌十六元太貴，文孫倒有點驚訝。

二人斷斷續續地交談着，不覺已到南門，左轉到「南門凹」；凹內有個老虎灶，灶外圍了些買水人。王禿子穿着件破棉襖，手裏拿個大木杓正在為客人盛水，嘴裏還為什麼「半開」「全開」與買水人嚷個不停。當他一眼看到「香姑娘」站在人圈之外時，他乃向空大嚷「等一會兒」。小瑩知道王禿子的習慣，因為買水的人羣是時疏時密的。他要等人羣稀疏時，才揭開小井罐，為小瑩裝「全開水」。小瑩照例站在人圈之外「等一會兒」。

他二人剛站了片刻，南門城樓上的汽笛，忽然「嗚——嗚——」地叫起來。只聽街上人羣在叫：「警報、警報！」「空襲警報！」行人開始亂起來。王禿子乃把水鍋一蓋，把木杓、火叉等物向一個木桶一丟，把木桶拖入灶後木屋，一把

鎖起，慌張地撥開眾人，一溜煙便不見了。

文孫和小瑩也隨着慌亂的街民，跑上南門大街，想逃回西門；可是在街上却被一些廣東兵堵住了。

「丟那媽，出城、出城——不許進城！」那些怒氣沖沖的大兵哥，把槍托亂擺。街上行人乃向南門爭奪出城，勢如潮湧。文孫牽着小瑩隨人潮擠出南門。剛出門，羣衆一轟，小瑩便被擠倒在石橋上，翻了兩滾。鞋也掉了，帽子也脫了，人羣則從身上踐踏而過。幸好文孫年輕力大，終於把小瑩從地上抱起，放在橋邊石欄上坐下，又擠入人羣把帽子和鞋子揀回。這時小瑩足踝被扭，疼痛難忍。文孫乃單腿跪下，把她足踝揉了又揉。他看小瑩似乎痛苦稍減，乃替她把鞋子穿好，架着她擠回人潮，轉入南門橋外「荷葉巷」，向另一端擁擠前進，想跑上護城河堤，逃向田野。孰知文孫架着傷婦，剛擠出巷口，人一鬆動，一羣野男人奪命前衝，一下又把小瑩擠倒地下，摔個半死。小瑩臀部膝部均疼痛難忍。這時已微聞飛機聲，逃命客更亂竄，慌成一團。文孫情急智生，乃把銅壺向小瑩手中一塞，彎下身軀，一下把傷婦橫抱起來，沒命地向堤埂上跑去。他氣喘噓噓，前跑未及百米，忽然天崩地塌，一聲巨響，文孫失去重心，抱着小瑩一下便摔入堤下枯草之中；二人一上一下，跌成兩塊肉餅。這時機聲轍轍，炸彈聲、槍砲聲，天昏地暗，震耳欲聾。這一下小瑩被摔在草裏，文孫伏在她身上加以掩護，小瑩則抖成一團。

所幸不到兩分鐘，飛機聲便消逝了，槍砲聲

也沒有了——宇宙由飛沙走石，轉變成死一般的沉寂。許久始聞遠處有人聲，說，「偵察機、偵察機！」又聽幾個廣東兵在罵「丟那媽」。文孫才從小瑩身上翻下坐起。小瑩顫抖雖減輕，但是餘悸猶存。文孫告訴她說，敵機已離去，而小瑩還是不敢仰視，仍伏在泥土裏顫抖地問道，「我們死了沒有？」

文孫爲之失笑，乃把她從草裏拉起來，並爲她拍去衣服上泥土。

在這場驚天動地的空襲之後，他二人都以爲，城區、城郊一定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慘不忍睹。誰知大謬不然，敵機只有一架來低飛偵察，並未投彈。震耳欲聾的聲音，則是城頭上我軍防空部隊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，亂打了一陣而已。

敵我皆無損失。

帶她回莊鎖諸金屋

警報解除之後，郊外避難人羣又湧向城內，城內商戶也紛紛開門復業，市面又恢復正常。小瑩足傷不重，痛苦減少，已可行動。文孫仍擬攙着她回城，而小瑩堅決不要。文孫乃爲她用枯樹枝做根拐杖，小瑩扶杖而行，二人又一顛一跛地走回張家花園。

文孫拍開園門，十三太說，「周嫂來接着她，她一道跑到苗圃去了，天不黑四老爺是不敢回來的。」

「十三太，你逃警報沒有呢？」小瑩好奇地問他。

「我沒有跑，」老人說，「我是窮人，鬼子

是不炸我的。」

時間已不早了，小瑩要回隊「銷假」。文孫要送她回營，小瑩堅決不讓他去，乃獨自轉入「文昌巷」，回「文廟」去了。文孫站在巷口，看着她背影在巷子的另一端消失，才回到張家，把水壺交給十三太，自己便推着自行車，逕自回「臨中」去。

文孫把車子推上西門大街，心不在焉地在人叢中撞來撞去。幸好他穿的是呢軍服、大邊軍帽、力士鞋。他車子碰了人家的擔子，挑擔老幾，只好趕快讓開。

「她爲什麼就頭也不回的，獨自回去呢？」文孫心裏想着，扶着車子，對那「文昌巷」望着出神。言語不慎，得罪了她？沒有嘛。——他心中在想。

她可能有個男朋友，在「政宣隊」裏等她。有此可能，大有可能。——和她一起演愛情戲的「小生」嘛。文孫越想越有可能，心臟越是跳得厲害。想想也可能不是……心裡又和平一點。

她一定聽人傳說，我在臨中有位愛人！我那裏有呢？這謠言要剖白剖白。

要不那就是她不好意思和老師的姪兒在一起。大有可能、大有可能。總之……這個結解不開；拿不了主意。文孫下意識地把車子推入文昌巷。這條巷子平時好長，今天好短，一下又自另個巷口出來了。出來之後就是那有個「道貫古今」底石牌坊的廣場。牌坊之後的「文廟」，就是小瑩所屬的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直轄政治宣傳第二總隊」的總隊部和營房。

文孫一看這藍底白字的牌子和衛兵，恍如大夢初醒——一個人推着輔腳踏車，在此忘魂失腦，究爲何事？他忙脫下大衣，捲起夾入車後衣包。此廣場甚平坦，他乃騎上車子，裝作趕路的樣子，馳入南門後街。不知怎的又掉轉車頭回到廣場，再「道貫古今」一下，終於回入文昌巷。西門大街石路車轍累累；行人又多。文孫下了車，忘魂失腦地把車子不知怎樣的又推出南門；過石橋轉荷葉巷，走上護城河堤。他向堤邊一看，只見他和小瑩摔下的草窩，還在那兒。他想想警報期間所發生的事情，不免望着那草窩出神。蕪然間，他看草窩之側有一個金屬品，在夕陽照射下，閃閃發光。他停好車子，下坡撿起一看，原來是姥姥的銅水壺上的蓋子。他和小瑩被警報弄慌了，還不知道蓋蓋丟了呢。

文孫把這壺蓋在手中玩弄，想想剛才和小瑩一起跑警報的事，餘味猶存，好不樂意——也就不知不覺地輸入原先的草窩，來重溫舊夢一番。這時天氣轉晴，晚霞映照，白雲冉冉，歸鳥陣陣……好一個安閑時刻。這位心無雜慮、混混沌沌的林三少，躺在草窩之內，乃大做其半真半假的綺年玉貌的白日之夢，好不開心得意。

張家公妹、七姐比起小瑩，差得遠呢！他口中唸唸有詞；心裏想着那兩位在蘇州讀書，到杭州度假，文孫請她們遨遊西湖的兩位表姊妹來。么妹對文孫很崇拜；七姐簡直就把文孫看成男友了。她們打着花傘，在花港觀魚時，碰到一位老師和幾位同學，他們竟說文孫一行是「許仙」和「青白蛇」呢。今天文孫對青白蛇已完全失去了與

中趣。他心想口唸，壓寨夫人和生薑，這兩位和他過從也很密切的「歌詠隊」裏的「同學」，只能替小瑩「提鞋」……「拎鞋」……

小瑩可能也並不那麼美，那麼甜；可能是情人眼裏出西施——二人有緣！

她有位男朋友、愛人嘛，文孫口中唸唸有詞。那算什麼？我要奪美、搶過來……請姥姥封鎖她……我帶她回「莊」去，鎖起來！金屋——藏嬌……

文孫單戀得大為得意，躺在草窩內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

「把她鎖起來！」文孫想得得意了，把兩手一揮、兩腿一踢，身子一扭，他忽然發現頸子邊有一隻白鞋——不免大吃一驚，翻身坐起，竟然發現小瑩站在身後。

慷慨贈筆驚言交集

這一驚，非同小可。文孫尷尬地站了起來，笑着問她：「妳怎麼也來了？」

「我回到營房裏，想寫點日記，」瑩說，「可是一摸口袋，我的自來水筆不見了……」小瑩說着再次摸摸口袋，又說，「我想來想去，可能是跑警報時，摔掉摔掉了，所以一路找過來。」

「你到這兒多久了？」

「好一會了，」瑩說，「只是看你在地下躺着，自言自語，高興的很，沒敢打擾你。」說着小瑩想到文孫剛才的樣子，頗為滑稽，所以也笑起來。

「我在胡思亂想、胡言亂語。」文孫說着也

尷尬地笑了。

其實「胡思亂想、胡言亂語」並不止文孫一人。小瑩決定尋找鋼筆，也是經過一番「思想鬥爭」才來的——二人都有其隱忍難言的心路歷程，殊途同歸才又碰到一起的。

原來小瑩在謝絕文孫送她回營房之後，她才走出巷口，就懊悔起來——由懊悔而自恨；由自恨而自己處罰自己，咬自己嘴唇，切自己膀子、扭自己肌肉。扭得紅一塊、白一塊……

恨自己之後，乃伏在床上哭了一陣。哭過後，又想到臨中「歌詠團」裏的王生強（生薑）和易植芙（壓寨夫人），她們一定也認識林文孫——她們多美、多靈，人情世故多有經驗，一定不會做這樣笨事。

「爲什麼不要他送我回營房呢？他那樣誠心誠意的……」想了又哭，哭了又扭自己、切自己……

她又恨那根樹枝做的拐杖。「我爲什麼不要他攙我，而要這根可惡的樹枝呢？」她恨那樹枝，乃把樹枝自床邊撿起，丟到窗外去，狠狠地罵了它一通……可是在床上爬着想了半天，又覺那樹枝可愛——那是他送她的，乃匆忙地跑出門外，又把樹枝撿回，抱在懷裏半天，才小心地放入床下藏起來……

她翻來覆去，想不出個主意來。想想這類笨事不能再做——頭腦逐漸清醒了，乃想寫點日記，或做一首新詩，這樣才發現鋼筆遺失，而真的着慌起來。

這枝名貴的「大號金星自來水筆」是小瑩初

師畢業時，爸爸花兩元五角重價——約合小瑩在「政宣」兩個半月的「餉」——購來給她的。這枝「大號」筆頭雖嫌「粗」一點，但寫起來十分潤滑順手——小瑩平時寫日記、作新詩、記筆記、上講堂抄劇本、抄「臺詞」，全靠它。這一下丟了，就一切「停擺」了。

小瑩慌張地跑出營房，在南門石橋，荷葉巷口，都找了半天，踪跡全無。最後才跑到護城河堤，她和文孫一起摔跤的地方來。

小瑩一上河堤，第一個看到的便是那輛腳踏車，她不免一怔。接着便看到文孫躺在地下，指手劃腳、自言自語。她臉一紅，不覺倒退幾步。文孫沒有看見她，她才又悄悄走向前去，靠在大柳樹幹上，望着他出神——當她聽到文孫在誇獎她時，她覺得文孫很可愛，也很可笑。自己感覺不再緊張了，才走下堤邊，站在文孫背後，這就把文孫吓了一跳。

文孫幫她一起撥草找「金星」，找了半天，未見踪跡，小瑩懊惱之至，悶悶不樂。

「一枝鋼筆，怎麼這樣重要呢？」文孫問她。「天天要上講堂，抄劇本、抄臺詞，沒有它，一切都『停擺』呢。」小瑩悲哀地說。

「你暫時把我這『派克』拿去用。」文孫說着自衣袋內取出他底「派克」來，交給小瑩。小瑩見那美製金筆，閃閃發光，驚喜之至，但她拒不接受。

「這筆比『金星』好用呢。」文孫說着自衣袋內取出一個小本子，要小瑩寫寫看。這樣小瑩才接了本子和筆，寫了寫自己 and 文孫的名字。一

寫之下，才知道自己名貴的「金星」，毫無名貴之可言。她對這派克真是愛不釋手，但是她還是把「派克」還給文孫了。

「這筆送給你嘛！」文孫把筆交給小瑩，而小瑩却半推半就，還是不受。文孫乃抓住小瑩的衣襟硬把鋼筆插入小瑩的衣袋裏去。可是這位沒經驗的莽青年，却屢插不入，直插着使小瑩叫痛了，他才住手——原來女孩穿軍服與男孩子不同？

蠅蠅不雅改爲瑩瑩

看官知道嗎？男孩胸部是平的，所以鋼筆在衣袋內，一插到底；而女孩胸部是突起的，鋼筆不可直插，插筆時要因勢利導，緩緩地斜着插進去才是。林文孫這位野孩子，不懂姑娘胸中曲折，只是一味直插下去；戀愛還未開始談，便已把女友插得喳喳叫痛。

最後女友叫饒，才把鋼筆接下，歪着筆緩緩地插入自己的衣袋內——算是「暫時借用」。

既用過「派克」，小瑩對她底「金星」雖不再像以前的寶貝，但丟掉畢竟可惜。她央求文孫再陪她尋找一遍，誰知蒼天不負苦心人，竟然被文孫在水邊找着。小瑩想向他要回，好把「派克」物歸原主，但是文孫却用手帕擦一擦。他檢到的黑水筆，便放入自己衣袋中去了，理由是他不喜歡「派克」，因其筆尖太細；他倒歡喜「大號金星」，頗合「男用」——難得他能和小瑩「各取所喜」。小瑩自從和文孫打鬧一番，二人已熟絡多了。加以她又聽到文孫自言自語的一些話——如今文孫要掉換二人的鋼筆，小瑩也就不再

堅拒了。

當文孫和小瑩把「鋼筆問題」解決之後，文孫又把衣袋內的小本子取出來，看了又看，然後說，「葉小姐，你的鋼筆字，好秀麗啊！」

「叫我小瑩嘛，」葉小姐羞澀地說，「指導員和同學們都叫我『小瑩』。」

「小瑩，你爲什麼叫『小瑩』呢？」文孫這個糊塗青年，問了句糊塗話。

「我姓『葉』，我是『維』字輩，」小瑩微笑說，「小名叫『蠅蠅』，林老師那時還是個初中學生，認爲這小名不雅，所以把我小名改叫『瑩瑩』——後來上學爸爸就叫我『葉維瑩』了。」

「你爸爸媽媽爲什麼叫你『蠅蠅』呢？」文孫覺得好笑。

「我小時候，老是『釘』着媽媽，寸步不離，不高興時就噏噏地跟媽媽賴皮，好討厭，媽就叫我『小蒼蠅』；爸就叫我『小蠅蠅』。」

「好有趣呢！」文孫說，「我在讀小學時，被老師指定當壁報編輯，編個壁報叫『柳浪聞鶯』，你猜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叫什麼題目？」

「……」瑩只微笑未答。

「好有趣呢，」文孫邊說，邊自行車衣包架上，取下大衣，鋪在地上，又說，「好有趣呢，我們坐下來談談……」

文孫要小瑩坐在他底呢大衣上。小瑩不好意思，文孫勉強她幾次，她才坐下來。文孫則坐在大棵大柳樹根上，斜對着她。

「你猜我那篇文章叫什麼？」

「……」小瑩當然不知道。

「我那篇文章題目叫『憶兒時』，」文孫笑着說，「我要有你『小蒼蠅』那樣有趣的兒時故事可『憶』就好了。」

「林先生，你不是有個很好玩的『小名』嗎？」瑩現在和文孫已經熟了一大半，說話也輕鬆多了。

「小瑩，我現在叫你小瑩，」文孫說，「你也不應該再叫我『林先生』，叫我文孫或林文孫——否則我就叫你『小蒼蠅』……」

「……」小瑩未答腔先忍不住笑了，才說，「那我就叫你『小八姐』……」說着小瑩更忍不住的笑起來。

「你這個淘氣的丫頭，」文孫笑着用手向小瑩膝蓋一拍，說，「你怎麼知道我的小名叫『小八姐』？……」

「……」小瑩又低着頭，用手蓋着臉，笑出她忍不住的笑聲，說，「林老師告訴我們的嘛。」

據小瑩說，林老師最愛文孫。她有個「貼像簿」，貼的全是文孫的照片，和文孫幼年時寫給姥姥的幼稚無知的信，和一些小學、中學的課程作業。有一次瑩瑩又和乾爹在一起翻看這本貼像簿，小瑩覺得「小八姐」那張穿童子軍制服的照片最「可愛」。她愛不忍釋之後，林老師便把這照片取下，送給她了。

「這照片我一直保存好多年呢！」小瑩感嘆地說。

「我那童子軍照片，現在還在你那兒？」文孫忍不住地問。

「丟了嘛。」瑩低着頭，切切自己的指甲，

懊悔地說了一聲。其實這照片，她沒有「丟了」，那是保存在她底肝膽深處，靈魂之內，何以如此那就說來話長了。

煞不住車三位一體

談情說愛，女孩子本來要比男孩子早熟得多。小瑩用盡百二十分的定力控制了自己，可是對方那位糊塗公子，那裏知道姑娘的心事，他還在爲着他那「小八姐」的乳名感到尷尬呢！

「你知道我父母爲什麼把我取個女名字做小名？」文孫問小瑩。

「……」小瑩何嘗不知，只是姑娘此時心潮起伏，說不出話來。

文孫解釋說，他上面有七個姐姐，活了五個都很健康。他生母第一胎便生個男孩，而這男孩竟流產而死。所以家人認爲女孩子「命賤」，陰曹裏閻王不要，所以家人才把「三哥兒」改名「小八姐」，以瞭混來拘人魂魄綁票勒贖底牛頭馬面也。這一項欺騙閻王、躲過牛頭馬面的陽謀，想不到果然有效——林三哥兒已經十九歲了，牛頭馬面居然還未來找過他底麻煩！

「我才八九歲時，你就知道我，那我們真算有緣呢！」文孫高興地說。

「……」小瑩臉紅得發燒，沒有答腔。

當文孫談得正起勁時，小瑩起身要告別了。她非同營不可，非恪守規定也，實是民生問題在作祟——原來如今受訓期間，小瑩原是個有上士資格的「學兵」，月餉七元。而這個「政治大隊」在主持人擴張計劃之下，薪餉公吃公用。大家

吃「大鍋飯」，每兵每月只發「零用金」一元，餘錢則爲招募新兵之用。如今天時已晚正是營中晚餐時間，粥少僧多，過時不候，小瑩薪餉有限，每月還得六毛八毛地寄錢回梅溪接濟母親，所以晚餐時間，勢非同營用膳不可也。

小瑩堅持要回營，男友不知姑娘艱難，不敢違命——文孫只好站起身來，預備送女友回營。

當文孫把大衣捲起放入衣包架時，小瑩用手指撥一撥自行車架起的後輪。她見那寒光逼人、運轉如飛的車輪，不禁讚嘆一句：「這部車子真好呀！」

「小瑩，你會騎車嗎？」文孫問。

「正在學，會跑，不會上下。」

「你們隊裏也教騎車嗎？」

小瑩點點頭說「教」。只是全隊兩百多人，只有四部舊的日製車。兩部「單飛」、兩部「雙飛」——壞個不停，不壞也「擦輪」。瑩說隊中兩百學員都想學，大家輪流登記排班，每人每次半小時。她一共只輪到六次，騎了三小時，可以「勉強的跑」，沒有人扶着，便「上不去、下不來」。

「我這是『三飛』呢，最容易騎。」文孫說。

「這樣好的車子是那一國貨？」小瑩問。

「這是『三槍牌』，英國貨，」文孫說，「『三槍牌』、『老人頭』，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牌子——你想試試嗎？」

「……」小瑩未敢置可否，但是剛學騎車的學徒都知道，看到這種好車，人人都想試一下。小瑩早就心裏癢癢的了。

「試一下嘛！」文孫再鼓勵一次。

「我不會上呢。」小瑩忸怩了一下。

「扶着你，保護你，保險沒問題。」

小瑩又尷尬了一下，乃由文孫扶着騎上架好的單車，試試踏腳，那種輕快之情，頓使她覺得心曠神怡——比「政宣隊」裏，那幾部老爺車，真判若天壤。文孫把車子緩緩推向前，車架翻起，車子就急速前馳了。我們底葉姑娘是學騎日製、單飛、老爺車起家的——踩一下輪子轉一下。她姑娘把這老技術用到這「三飛」「三槍」上來，她兩腳一踩，立刻車行如飛。姑娘未騎過這樣快的車，她慌了，乃大叫「文孫、文孫，你扶着我沒有？扶着我沒有？……」

「別慌、別慌……」文孫也大叫，同時以跑百米姿態，飛奔地追了上去。跑了百來米總算追上去了，誰知這坦蕩的河堤只有兩百多米長，過此則下坡通向田野間大路。下坡時，車行加速，葉姑娘不諳「煞車」之道，她兩腳亂踩，車子急馳如飛。

「文孫呀，文孫呀……不好了……快拉住我……」小瑩在車上大叫。

文孫見大勢不好，乃用盡平生之力，衝上去，一把抓住衣包架。小瑩車頭一轉，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連人帶馬，一下壓到文孫身上——騎士壓車快，單車壓騎士；三位一體，衝入路邊菜園裏去。小瑩的額頭，對準文孫的額角，丁東就是一下，碰得火星直冒。幸好這還是初春，菜園的土潮而不濕，人造肥料雖有而不多。兩人一車，在地下躺了約半分鐘，車仗才緩緩掙脫騎士

，爬了起來，架好車，再把騎士扶起。騎士揉揉自己的前額，又摸摸車伏的額角，道歉不已。

「小笠呀，」車伏奇怪地問騎士，說：「你下坡時，爲什麼不煞車呢——愈跑愈快！」

「我『煞』不了呢，」笠說着一面替文孫衣上拍去塵土，「你車前輪上有塊板，我踩不到前輪；我把腳踏向後踩，也不管用呢。」

原來小笠以「煞」老爺車的辦法來煞新的「三槍牌」，她還不知道什麼叫「手煞車」呢。

「你看好危險！」文孫指指前面不出二十碼遠的水溝和狹窄的小石橋。文孫如不即時把車子抓住，小笠準的會翻鞍落馬，衝入水溝中去，那就不堪設想了。

金蟬脫壳稱羨無比

車伏覺得有向騎士解釋單車性能之必要——如何換檔，如何煞車（先煞後輪，後煞前輪）等。解釋完畢，二人蓬頭垢面地，又把單車推上河堤，那兒比較平坦、筆直。

經過文孫解釋之後，小笠又想試一下。文孫扶她上車，這次果然熟練多了。但是文孫還得在一旁跑步相隨。跑到頂端，再幫助姑娘掉頭。這河堤有兩百碼，來回一次四百碼，可憐的林三少，爲着護美，已跑了十幾個來回了。初春晚寒，但還是跑得汗流浹背。有好幾次，姑娘有些不好意思，要求停止馳騁了，但是男友知道她言不由衷，還是鼓勵她騎下去。所幸這時，天已傍晚，行人無多，但是還是碰到若干驚險鏡頭，都虧年輕車伏眼明手快，臨事化險爲夷，沒有撞傷行人。

小笠在堤上往返了個把鐘頭，有時只停下片刻聽車伏講解按轡徐行之道。能按轡徐行，顧盼自如，漸入化境，那就可自試上下了。文孫扶着她，自試上車幾次，小笠果然能勉強上車了，但是文孫還得追上去，扶着她，否則便下不來。

一次小笠把車推快，跨步上車，車頭正左右搖擺不定之時，車前一位挑擔老幾却迎面而來。騎車的想讓挑擔的，挑擔的也要讓騎車的。二人向東則同時向東；向西則同時向西——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小笠一車正衝入兩籠之間，直入挑擔大哥兩膀之下，把他衝個四脚朝天。葉小姐翻鞍落馬，小腹正壓在這老幾頭上，幾乎把那老幾壓得活活悶死。文孫趕緊跑上去把小笠抱起，把車子拉起架好。那老幾約四、十上下，雖十分健壯，但是也被這女兵壓得氣喘噓噓，坐在地上，呆若木鷄——他那兩個籬筐，則滾在一邊。他原是個柿餅販子，兩籬筐柿餅也滾得一地，把地面洒得一片雪白。小笠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。文孫忙向那老幾道歉，並幫他把柿餅撿回籬筐，並答應賠償損失。

文孫看那老幾神情，「賠償損失」問題不大。問題大的是「新春上月」、「元宵節」才過，就把頭被壓在一個女人的「褲襠」之內，是太不吉利了、太倒霉了。晦氣當頭，這老幾真恨不欲生——文孫了解這情況，當他二人把柿餅收回籬筐之後，文孫乃取出兩元法幣給他。一再道歉，並勸他先去「大利園澡堂」洗個澡；再到「城隍廟」一「韋陀菩薩」前燒一爐香就好了——必要時也不妨「買一串爆竹炸炸」，自然大吉大利。

那柿餅販原是「收市回家」，所餘柿餅尚不值一塊錢。現在自然憑空賺了兩塊，也是意外之財了，何況撞他的又是一個「兵」！他取了錢，乃向「官長」道謝而去。

文孫結束了這場交涉，自信很成功，甚爲得意地向小笠笑一笑，而小笠則幾乎哭出來。幸好男友態度輕鬆，說她「上車」大有進步，勸她「小心點」再試試看。

小笠心慌意亂，不敢再試了。文孫勸她「一定要再試試，否則以後就更不敢試車了……千萬不可洩氣！」說着文孫乃自己騎上車，運轉幾下，顯得輕鬆之至。他又表演兩套「定車」和「反騎」的技術，最後「金蟬脫壳」，一躍而下，使小笠稱羨無比；心態輕鬆多多，也確想「再試一次」。他二人看準堤上無人，小笠居然也就跨腿上車，扭扭了幾下，也就旋轉自如，文孫在一旁直是鼓掌稱讚。

小笠自動上了幾次之後，已漸純熟，文孫又示範，「緩緩下車」之後，乃傍車跑步，要小笠也緩緩舉腿下車。漸漸地，小笠也就能舉腿下車了，但是還缺點「緩緩」之功——她下得車來還得扶着車子，猛跑一段。雖然如此，文孫已經認爲她「進步神速」了。

「輕鬆、輕鬆，」文孫指示着說，「讓車子速度慢下來，然後緩緩舉腿下車！」

「講起來好容易唉，」小笠抹抹額上的汗，說，「車子慢下，就倒了唉。」

「再試試、再試試……」文孫繼續鼓勵她。小笠又「試」了幾下，果有心得，但有時要

倒，有時要跨步向前，還是難免的。一次小螢正預備舉腿下車時，却見一位老大娘手裏提着個草籃，站在路邊。小螢心中有點發慌，怕撞着她；所以未待車速緩下，她就跨步下車，隨車猛跑；那老大娘見勢不妙，乃想躲開車子，誰知小螢也正想躲她，二人反碰個正着——那老大娘被車衝得頭下腳上，一個「倒葱栽」，翻入堤下，小螢則連人帶車，一個筋頭，自老大娘身上，也翻了過去。這一跌，非同小可。文孫飛奔向前，也衝入堤下，只是小螢被壓在車下，遍身黃漿；那老大娘則頭下腳上，躺在堤邊哀嘆不已。

文孫先把老大娘扶起，坐在堤邊，只見她顫抖不停。文孫再下得堤去，把車子拖向一邊，才把小螢扶起。一看小螢身上黃漿原是一灘雞蛋黃——原來這老大娘是在鄉間收了一筐雞蛋，正走向城關，向「春江大酒樓」送蛋，誰知半途發生車禍，弄得蛋破人傷。

男女大防早經突破

文孫取出手帕，把小螢清洗了一次，再把她扶到堤邊柳樹根上坐下，慢慢喘氣。再走向啼哭的老大娘，問她受傷了沒有。老大娘倒不擔心，只是掛念她底滿筐雞蛋——原來這雞蛋是她自鄉間兩個大銅元一隻收來的。如今她要賣五個銅元兩隻給「大酒樓」。文孫問她一筐有多少雞蛋？她說大的十八隻，中的二十四隻，小的十九隻共六十一隻。文孫答應她全部賠錢，老大娘乃起身把草籃撿起，裏面雞蛋竟有半數是完整的，但是文孫答應六十一隻全數照賠。未破的仍由老大娘

繼續去賣。老大娘這一喜真非同小可。

這老大娘筐子裏還有個油瓶，也滾在草叢裏——原來老大娘是個跑「單幫」的。她賣了雞蛋，就買燈油。買了燈油下鄉去，則按戶一杓子、一杓子的去賣油。

這老大娘頗有生意眼光，如今她看到遍地破蛋，她決定油也不買了，乃把破雞蛋一顆顆用手捧起，裝入油瓶中去。文孫和小螢也幫她一起裝。老大娘很仔細地把草上樹上粘的蛋黃蛋白，一滴不留的都裝入油瓶去。一切弄妥，文孫給了她兩塊錢「賠償費」。大娘一算，六十一隻蛋不值兩塊錢，文孫勉強她才收下——老大娘真歡天喜地。恨不得將來再讓這「女兵」撞一下。她一看那車輪鋼絲上，還粘粘漣漣的，老大娘乃脫下圍裙把車子擦得雪亮，又幫小螢身上擦了又擦。

三人將分手時，大娘忽然指着小螢問文孫說：「官長，這位是不是你的娘子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，」文孫說，「現在還不是。」

「……」小螢紅着臉，無可奈何地向文孫瞥了一眼。

「官長，」大娘又稱讚地說：「你的娘子好『均』呢！」

「大娘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！」文孫說。

「……」小螢臉又紅一下。

「姑娘，」大娘又向小螢說，「你要打扮成新娘，真心疼死人呢。」

「……」小螢臉更紅了，未答腔。

「官長，謝謝你啊！多子多孫！」

「大娘，」文孫答道，「今天真對不起你；

真謝謝你。」

「官長好說、好說……」

大娘掛起草籃，又向城關賣蛋去了。

大娘去後，文孫問小螢有沒有勇氣再試試上下車呢？但是經過三次車禍，小螢已成驚弓之鳥，不敢再試了。加以她心中不安——文孫為她「賠」了那許多錢，足抵她四個月的「餉銀」，她正不知這輩子如何償還。而文孫則極力勸她「不要想這些事」。她雖然不能不「想」，但她覺得文孫十分「體貼」，自己「想」起來也沒那麼難過了。這時天色已晚，新月在天。二人運動了數小時，也已飢腸轆轆，疲憊不堪，尤其是小螢，早被摔得全身酸痛。文孫要送小螢回營，小螢堅持不要，但是文孫認為姥姥明早動身入山，總得再見一下，所以二人還是決定同行入城。既然入城，文孫因勸小螢再試騎一下，以免以後膽怯。小螢因天黑視線不清更不敢試。文孫乃扭開車頭燈，照得前路通明，使小螢驚異不已。在文孫的鼓勵之下，小螢鼓起餘勇，又跨上車去。新月在天、柳影搖曳，姑娘夜騎單車和日騎單車，情調又自不同。二人一騎一跑，又來回數百米。最後小螢雖意猶未足，但畢竟體力有限，香汗淋漓，她已騎不動了；文孫也跑不動了。最後由文孫建議，小螢坐在車子衣包架上，由文孫帶她回城。

他二人既在一起已廝混了半天，三遭車禍，男女授受不親之大防也早經突破。小螢稍為忸怩了一下，也就坐上衣包架，抱住文孫的腰，在星月微光之下，按辮徐行；從河堤之上駛向荷葉巷去。